

书苑撷英

瓦浪如海

肖复兴

老北京四合院的房顶铺的都是鱼鳞瓦。一片灰色的瓦，紧挨着一片灰色的瓦，连接着一片浩瀚的灰色，铺展，犹如云雾天里翻涌的海浪一样，一波又一波，直涌到天边。

这种由鱼鳞瓦组成的灰色，和故宫里那片碧瓦琉璃，作着色彩鲜明的对比。虽不如碧瓦琉璃那般炫目，那般高高在上，但满城沉沉的灰色，低矮着，沉默着，无语沧桑，力量沉稳，秤砣一般压住了北京城，铁锚一样将整座城市稳定在蓝天白云之下。难怪贝聿铭先生那时来北京，特别愿意到景山顶上看北京城这些灰色的鱼鳞瓦顶，对此情有独钟。

在我的童年，即上个世纪50年代，北京的天际线很低，不用站在景山上面，就是站在我家的房顶上，从脚下到天边，一览无余，基本上是被这些起伏的鱼鳞瓦顶所勾勒。

想想，真的很有意思，那时候，四合院平房没有如今楼房的阳台或露台，鱼鳞状的灰瓦顶，就是各家的阳台和露台，晒的萝卜干、茄子干或白薯干，都会扔在那上面；五月端午节，艾蒿和蒲剑插在门上之后，也要扔到房顶，图个吉利；谁家刚生小孩子，老人讲究要用葱打小孩子的屁股，取葱的谐音，说是打打聪明，打完之后，还要把葱扔到房顶，这到底是什么讲究，我就弄明白了。

对于那时候我们许多孩子而言，鱼鳞瓦的灰色房顶，就是我们的乐园。老北京有句俗语，叫做“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”，说的就是那时我们这样的小孩子，淘得要命，动不动就跑到房顶上揭瓦玩，是那时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。

鱼鳞瓦，真的很结实，任我们成天踩在上面那么疯跑，就是一点儿也不坏。单个儿看，每片瓦都不厚，一踩会裂，甚至碎，但一片片的瓦铺在一起，铺成一面坡的房顶，就那么结实。

那时，院子里是三棵清朝就有的枣树，我们可以轻松地爬上枣树的树梢，摘到顶端最红的枣吃，也可以站在树梢上，拼命地摇树枝，让那枣纷纷如雨落下，噼啪啪砸在房顶的瓦上，溅落在院子里。比我们小的小不点儿，爬不上树，就在地上头碰头地捡枣，大呼小叫，可真的成了我们孩子的节日。

国庆节的前夕，扒拉完两口饭，我们会溜出家门，早早地爬上房顶，占领有利地形，等待礼花腾空。那时候，即使平常骂我们喜欢的大妈大婶，也网开一面，一年一度的国庆礼花，成为那一天我们上房的通行证。由于年年国庆都要爬到房顶上看礼花，我们都有了经验，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白色的小降落伞，一般国庆那一天都会有东南风，那些小降落伞便都会随风飘过来。记得国庆十周年，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，属于大孩子了。那一天晚上，不知是天助我也，还是那一年国庆放的礼花多，降落伞飘飘而来，一个接着一个，让我轻而易举就够着一个，还挺大的个儿，成为我拿到学校显摆的战利品。

也就是从那一年以后，我没再上房玩。也许，是认为自己长大了吧，便也就此和鱼鳞瓦告别。一直到十几年前，重返我们的老院，又看到童年时爬过的房顶，踩过的鱼鳞瓦，才忽然发现和它们这么久没有相见了，才发现瓦间长着一簇簇的狗尾巴草，稀疏零落，枯黄枯黄的，像是年纪衰老的鱼鳞瓦长出苍老的胡须，心里不禁一动，有些感喟。

(选自《人民日报》)

由“年”想到的

厨人

在甲骨文里，“年”是一个会意字，字形是上“禾”下“人”，意思是农人载禾而归。年这个字，至于什么时候有了庆贺的意思，且这庆贺365天周而复始地固定在正月初一，我没有考究，大概是始于距今五六千年的夏朝，所以现在与公历并行的农历（或称阴历）又叫夏历。

夏朝有了文字吗？我们都知道甲骨文字在商朝出现是事实，虽有人也考证某个山洞里文字图画来自于夏朝，毕竟证据有些模糊。想必是文字出现之前，庆贺一年一度的丰收，已经在先民的生活中有了约定，于是就有了“过年”的说法。上古时期先民过年，未必如现在过年这么隆重或者说有气氛，但可以肯定地说，喜欢热闹是人的共性，甚至包括所有的生物都会有欢乐的需求，也许仅有生理上的。与别的动物相比，人类才有过年的愿望，并且也能子孙后代传承下来，如此，便形成了文化。有了文化，也就慢慢有了文字——文字的功能是记录文化的。

最初的过年，我们不难想象是一个族的人，杀几头猪，宰几只牛羊，围着一堆篝火，吃着烤肉，又唱又跳。以后的过年诸如贴春联、放鞭炮……那应该是到了汉唐时期发明了纸张与火药之后吧，百姓过年才更有意义。

史海钩沉

谢灵运堪称职场反面典型



提起谢灵运，想必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所开创的山水诗，他的这类诗句可谓清新自然，可爱。后人都说谢灵运能写出这样的山水诗，是因为仕途不顺，在朝廷备受排挤，只好寄情于山水，用诗歌排遣内心的苦闷。然只要稍作分析，你会发现，谢灵运在职场上，简直就是一朵奇葩。

最终谢灵运为自己愚蠢的“职场行为”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毕业季过后，不少新人即将步入职场，希望谢灵运这个职场反面典型“不死”的过程，能给诸位提提醒。

眼高手低

谢灵运有个致命的弱点，就是眼高手低。他被贬为永嘉太守后，便带着奴仆们畅游于山水之间，饮酒作诗，至于政务工作，直接搁置一旁。

听起来很浪漫，是不是？但在职场上，这是一个非常不道德的行为。不满领导的安排，也不提出异议，领着薪水，不上班不干活，政绩没有，写了一堆诗歌，与其说是真性情，不如说是不负责任。

好在谢灵运遇到了好领导，文帝爱才，没有追究其懒政行为，直接把他从地方调到了中央，任命文件发了两次，然而却遭到了谢灵运的无视。

文帝实在惜才，又让大学者光禄大夫范泰给其写信，再三恭谦邀请，谢灵运才“勉强答应”。

谢灵运进了中央后，得到的官职是秘书监，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。谢灵运对此职位嗤之以鼻，甚至觉得这个官职是在侮辱他。每当文帝邀请他参加饭局之时，这种感觉在谢灵运的内心就愈加

强烈。尤其是文帝在与众臣喝到尽兴之时，要求谢灵运当场写诗。谢灵运内心受了伤害，一边写诗，一边想：这是把我当歌姬舞女么？

谢灵运直接把职场上的不满以嘲讽的形式表现了出来。有个成语叫“才高八斗”，主角就是我们的职场小奇葩谢灵运。他觉得排名在他之前的那些同事，如王华、王昙首、殷景任等都不如他。于是某天酒喝多了，谢灵运出了神句：魏晋以来，天下的“才”总共有—石（相当于十斗），曹植独占八斗，我得—斗，其他人共分—斗。

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天下人的才华都不在他的眼里，只有曹植文才卓越，令他由衷折服。

此神句一出，谢灵运得罪了所有的同事，同时他也间接得罪了领导，文帝一定是在想：就你能？我提拔任用的人都不行？

旷工骗假

好在文帝惜才，涵养不错，他交给了

谢灵运一个项目：撰写《晋书》。

文帝认为，此乃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

文帝觉得给谢灵运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职位，又给了他一个合适的项目。但谢灵运却有些不知好歹，认为这个项目在政治上没有实权，承载不了他伟大的梦想，只是单纯地成为御用文人。

结果在文帝的一再催促下，谢灵运只交出了一个简单的开题报告。文帝有些无语，只好作罢。

每个人在进入职场时都有理想，理想之所以成为理想，是因为它与现实存在着一定的距离，而这个距离，需要靠努力一步步缩短。很多人初入职场，觉得自己天赋异禀，就该得到一份好差事。实习时下楼拿个外卖都认为这是“屈才”，但往往职场上的经验，就是从这些小事开始做起的。更何况，撰写《晋书》，并不是一件小事。

没过多久，谢灵运的“老毛病”又犯了：对官职不满意，对领导班子不满意，你们继续，我请假假！

请的都是长病假，谢灵运时常“消

失”数十天，但在“消失”的这些日子里，世人却常看到谢灵运带着家仆四处游玩，一点病态都没有。

做人失败

431年，文帝派谢灵运去临川（今江西抚州）做太守，他依然懒政怠政，不打卡，不办公，不问事，继续游乐，放飞自我。

他的恶劣行为激怒了当地官员百姓，举报信一封接一封，司徒刘义康本来看谢灵运就不爽，派人去抓他回建康。

没想到谢灵运扣押了刘义康派来的人，并且就此跑路。

跑路就算了，还写了一首诗：韩亡子房奋，秦帝鲁连耻。本自江海人，忠义感君子。

他要表达什么？这意思是他自比张良、鲁仲连，暗示要推翻眼前的朝廷，要为过去的晋朝报仇。

文帝深深地受到了伤害，他觉得自己错认了偶像，自己一直呵护着、百般迁就着的偶像，竟然是个叛徒！

谢灵运很快以谋反的罪名被捕，文帝不忍心杀掉这个才华横溢的偶像，免去了他的死刑，将他流放到广州。没想到官府在广州抓住了7个形迹可疑的人，他们招供与谢灵运取得了联系，要营救谢灵运。

至此，文帝痛下决心，杀掉了谢灵运，结束了他的一生。

谢灵运身上的清高自傲，谁都不放在眼里，眼高手低，不满现实等等，都是中国文人的通病，只是他的个性过于张扬，把这些隐蔽的心理扩大化了，最终招来杀身之祸。

(选自《北京青年报》)